

他的传奇， 连接着我们的青春

多年以后，谈论起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进球，我们依然会记得迭戈·马拉多纳连过6人打垮整条英格兰防线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1986年，墨西哥，26岁的马拉多纳在这个夏天完成了他一生最伟大的梦想：夺取世界杯，击败所有人。

马拉多纳被誉为20世纪足坛最佳球员之一，在多数球迷看来，这个“之一”是可以去掉的。毕竟，贝利更像一个远古的传说，而马拉多纳，则是透过电视镜头向全球观众展现了他的天才。

马拉多纳的巨星形象，源自他将自己的高光时刻放在了世界杯这个最盛大的舞台上。中国观众是从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开始认识这个1.65米的南美青年的。身披卫冕冠军阿根廷队10号球衣的小马，在他的世界杯初体验中，获得的不仅是头两粒进球和一张彰显个性的红牌，更用他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盘带和射门，让许多中国球迷看到，足球，原来是可以这样踢的。

4年后，就是那个墨西哥之夏，马拉多纳在一名球员最好的年龄段完成了一生的巅峰之作。对英格兰的四分之一决赛，他在下半场秀出了“上帝之手”和“一打五”，靠两次神迹带走比赛。半决赛对战比利时，给人印象至深的是一张照片定格的名场面：马拉多纳带球前行，对面6名“红魔”如临大敌，排成铁桶阵挡住去路。挡不住的是一种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的豪气，马拉多纳再次攻入两球将球队带进决赛。

单论世界杯荣誉，马拉多纳算不上最出色的。1986年贡献5粒进球、5次助攻率队夺冠后，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屈居亚军。但看过他场上神奇演出的球迷相信，他是极少数可以凭一己之力带动一支球队前行的人。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是马拉多纳的落幕时刻，当时受困于种种场内场外负面影响的他已经接近退役，在预选赛与澳大利亚的生死战被召回后，让我们可以近乎奢侈地看到老马的第四次世界杯之旅。

在这里可以闪现一下我们一群人的身影：陈永进、王全立和我，作为江海晚报记者和特约评论员，组成了美国世界杯评论“铁三角”。我们无法去到美利坚现场，只能在西寺路10号的电视机前目睹偶像的黄昏。当马拉多纳被查出服用禁药，被逐出世界杯赛场时，看到屏幕上哭得像个34岁孩子的老马，我们知道，他的球员生涯已经终结。

“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，我只想做一个。”这位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贫民窟走出的矮个少年，逆袭成为一代球王的故事，让无数平凡的人们相信，这个世界存在奇迹。马拉多纳从来都不是循规蹈矩的孩子，他用自己的方式获得了惊人的成就，这恰好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个体价值回归的时代趋势。他用另一种方式的“上帝之手”，推开了逆转人生之门。马拉多纳所激发的不仅是一代人对足球的热爱，更有对改变命运的冲动。老实说，老马退役之后，人生最后的20年其实常常面临窘境，他也从来不是人生楷模。但是，他的生命与足球无法分割，也许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挚爱，成就了他一生的辉煌。

不管怎么说，马拉多纳活跃在绿茵场的那段日子，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高度重合。有时，那些数十年前的足坛旧事，已经融入我们的生命里。在这个难以预料的2020年，科比的遁空而逝，让那些拥抱过篮球梦想的80后、90后男孩们失去了心中的英雄；老马的心脏骤停，让从50后到70后的中老年朋友猝不及防，仿佛在这个早晨面临了集体的青春散场。

永别了，马拉多纳！在得知球王离世的新闻后，在他曾效力的那不勒斯，人们将球灯光点亮，为老马指引回家的路。愿你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。我们也会永远怀想这个与足球同在的老男孩。

张坚



老马挥挥手， 带走一个时代

从“小贝利”到“球王”

北京时间昨天凌晨，马拉多纳走了。清晨得此消息，我禁不住泪流满面……这是我与体育结缘40多年以来，第三次因体育人、体育事而落泪，前两次均因体育事件，马拉多纳是第一人。

让我动情的，当然是老马出众的球技和非凡的领袖气质。因为有他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足坛才更有魅力；因为有他，当年的意甲才变得更有色彩；同样因为有他，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有了——一个名副其实的球王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渐渐迷上体育。那时的电视新闻很不发达，读书看报是获知体育新闻的唯一渠道。通过书报，我知道了贝利是“球王”，贝肯鲍尔是“足球皇帝”，克鲁伊夫是“新球王”，马拉多纳是“小贝利”。那时候的马拉多纳未及弱冠，但已是国际足坛公认的超级新秀，他在1979年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大放异彩，荣膺金球奖（最佳运动员奖）。

开始关注马拉多纳，是在1982年春，那时距西班牙世界杯开幕仅两三个月，国内体育报刊乃至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羊城晚报》的体育版开始预热世界杯。作为卫冕冠军，阿根廷队当然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。

1982年夏的西班牙之行，是马拉多纳首次征战世界杯。正所谓：大倒灶。当时马拉多纳身价高居全球之首。但大赛经验欠佳等原因，小马居然早早“落马”，而且他是以被罚红牌出场这个不光彩的行为结束西班牙之行的。被罚红牌，是小马多次被对手犯规后犯恼，足见其不成熟。

经过欧国职业联赛的洗礼，四年后的马拉多纳，技术、经验已至顶峰之境。不



球员时期的老马永远是足球杂志封面的最爱。

王全立

作为一个男人，他毁誉参半；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，他却近乎完美。他在绿茵场上留下了无数经典时刻，“上帝之手”让人在爱与恨后会心一笑；而“世纪进球”则让人在痴与狂中顶礼膜拜。来看看本地三位球迷眼中的马拉多纳——



11月25日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蒂格雷，一名男子手捧马拉多纳的自传。
阿根廷传奇球星迭戈·马拉多纳突发心梗去世，立即引发了世界体坛的无尽悲伤与悼念之情。

新华

那些邂逅的惊艳 依旧鲜亮如初

11月的潘帕斯草原春寒料峭，要说肃杀，那不光是自然的意境，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憔悴人生触发的心境。

我知道，在风灵的草原、奔腾的河流和华丽的探戈之间，隐潜着一个身材矮胖却姿态轻盈的舞者，追忆他，是为了寻找绿茵场上一种远逝的激动和浪漫，寻找一个关于狂野、叛逆、奔放、潇洒、飘逸的个性话题。

极目之处是天涯。天涯是什么？天涯就是人所能企及的极限，天涯就是独孤求败、茫然四顾的寂寞……天涯就是戏剧之莎翁、诗歌之泰戈尔、足球之迭戈。

很庆幸，在年轻的季节里没有错过马拉多纳。作为现在的球迷而言，马拉多纳的名字已经远远没有当初那个年代那样受到人们的注视，然而在我的心目中，马拉多纳的影响力仍然是令人不可思议和津津乐道。

当我刚了解足球的时候，足球给我产生的动力是它的激情和赛场匪夷所思的神奇。马拉多纳能够让人激发起对足球的兴趣，如果什么时候当没有了马拉多纳风格的足球气息出现在绿茵场上，足球本身给人带来的兴趣也会因此减少。当1990年世界杯开始的时候，我正是被马拉多纳、古力特、巴尔德拉玛、西福等几位天才的10号球员的高超技术、美妙的足球肢体语言以及潇洒的个性所吸引，至于最后对了解足球的熟悉和研究，反而让我忽略了当初喜欢上足球却并非是对足球本身的着迷，而仅仅是因为一时的偶像所产生的追星效应所迷惑。

1990年世界杯的经典战役不多，阿根廷和巴西的较量也许算是一场。那是有史以来踢得最保守而无聊的一届世界杯，居然不幸地在这个世界杯上增加了又一个为足球而发疯的球迷。在与西德的决赛中没了卡尼吉亚，马拉多纳就像失去了一只臂膀，阿根廷人在被动挨打的局面下挺了80多分钟，终于倒在布雷默的点球下。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看完全部的阿根廷队的比赛，我至今一直遗憾因为年龄的问题而错过了1986年的世界杯，错过巅峰时期的马拉多纳，一个人进了5球不说，尤其是对英格兰的那个长途过人奔袭，请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入球，你无法相信他是这个星球上的球员射入的。

马拉多纳几乎是一开始就到位的天才。他的全部魅力只是动作，一切都是那么的明晰。只要他在场上，你完全可以相信奇迹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。那种在绿茵场上的风流云散、意气横陈，那种游刃有余的狂放与收敛，令球迷的原始激情完全喷发了出来，变成了优美的力、汹涌的泪、开心的笑和真正认真的竞技。

今早醒来，习惯性打开手机看新闻，惊闻一代球王与世长辞，心里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悲怆。那些曾经的青葱岁月，那些遥远的激动，那些邂逅的惊艳，在尘封很久后，又抖净一身的灰尘，鲜亮如初。

马拉多纳就是一本与青春有关的书籍，他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柜里，变得从未有过的纯粹；他静静地躺在我心间，永远也不会流失。

朱晓进

笔者从未与马拉多纳谋面交流，关于他的经典故事，即便是二手货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，这也足以映衬出他的伟大。

“球王”马拉多纳，天堂里的你，依然是绿茵场最耀眼的一抹亮色。

王全立